

凌雲橋湧泉池畔溪濱植物為

何重要？龍肚國小家長志工這樣看……

【本刊訊】凌雲橋中溝濕地水保局護岸整治工程，龍肚國小的志工媽媽們也表達了熱切的關心，尤其是每天都在湧泉洗衣的林媽媽。

「這裡的生態很豐富，我有一次還看到白鼻心跑過去」。林媽媽興奮的說。

她以為這次工程做的是社區期盼的「健康步道」，然而看到保護溪流生態的溪濱植物全數被剷除，初始只看到不停動工卻不見工程告示牌，無從向相關單位反映，心理非常焦急，還在志工會議中提出討論，探究之下才知道，數十公尺都是尋常「三面光」的工程，與健康步道關聯不大。

林媽媽說，洗衣服的肥皂水直接排入溪溝會破壞生態，以前有溪濱植物可以過濾淨化，現在植物已遭剷除，恐有

污染之虞。她建議，排水工程施作方式需要進一步設計，不能直接流到溝渠，危害小生命。湧泉池也不需過多設計，她提出四個看法：

(1) 要保持開闊空間，不要圍起來。美濃已經很少像這裡可以洗衣服的空間，要保留婦女洗衣的文化特色空間。

(2) 不需興建遮雨棚，下雨大家多穿雨衣來，遮光會導致昏暗。

(3) 毋需做池子，做了會長苔，不好清理。自備洗衣盆即可，還可替換。

(4) 洗衣石也不用固定，大家會尋覓適合的石頭，也會依自己需要

調整洗衣石方向。因此，座位也不用固定。與會的宋瓊琳校長也鼓勵志工媽媽多關心社區大小事，相關單位可以溝通協商取得共識，讓工程可以朝向兼顧生態與美感的理想修正。



犧牲的體系與
鄉村的發展

出生福島的日本教授高橋哲哉，從福島核災事件談出「犧牲的體系」，全世界各式各樣的「發展」中，常常為了成就另外一個地域或是一群人的福祉，卻以犧牲另外一個地域或一群人的福祉作為代價？後者經常是弱勢者如農村，廢棄物掩埋汙染、人口外移老化、水庫的興建、豪華農舍、空氣汙染...這些問題迫使農村必須不斷抗爭，爭取基本的生存權益，全世界皆如此！人類的文明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「發展」？

邀請彭明輝教授以宏觀的角度來談論「被犧牲的體系」。

主講人：彭明輝
《犧牲的體系：福島·沖繩》台灣版序文作者
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退休教授

11/26(四) 19:00-21:00

美濃·福安社區活動中心
(美濃福安國小旁)

07-6616600 / 高麗社區大學
高麗市鎮美社區大學
Chi-Shi Community University Kaohsiung, Taiwan

里山地景藝術研討會：回到里山、回到台灣 (下)

文：黃馨儀

社會——生態的生產地
景：里山倡議

第二日的研討會，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員趙榮台以理論面客觀釐清何為「里山倡議 (Satoyama Initiative)」——2000年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向聯合國大會提請進行「千禧年生態系評估 (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, MA)」。

於經年的評估考察之後，2010年《生物多樣性公約》締約，「里山倡議」開始透過「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」推行到世界各地。在此之下，里山倡議強調「生態系服務」與「人類福祉」的密切連結：「里山」中的生態系為在地居民提供「



美濃農夫藝術家羅元鴻在鍾理和紀念園區導覽介紹他的作品。(圖片提供：果然紅鄉野學堂)



計劃主持人鍾喬帶領與會者起身相互問好，打破研討會慣行的聆聽模式，建立接下來討論互動基礎。

生態系服務」，使得在地居民豐衣足食、社會安定、環境穩定。在日本的脈絡，「里山」這種歷史悠久的傳統農業系統，既能滿足人類的社會經濟需求，又能滿足大自然的生態需求，實為「社會——生態的生產地景 (socio-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, or SEPLs)」。

當「社會——生態的生產地景」的概念建立，下一步即開展屬於台灣的「里山」。台大教授李玲以花蓮舞鶴茶園為例，呈現了舞鶴茶農在選擇自然無毒農法之後，如何和過往視為害蟲的小葉綠蟬「化敵為友」，造就了暢銷的蜜香紅茶。同時也因為小葉綠蟬在生態系中的存活，也給予其他物種

免於農藥毒害的機會；而自然採收的舞鶴茶，提供當地的就業機會，實現自產自銷。環境、社會和經濟，三方皆獲益。

宜蘭文化局進入各社區發展推動庶民「村落美學」、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於九二一大地震後於埔里發展的生態導覽解說與「紙教堂」籌建、美濃愛鄉協進會2005年起因著反水庫脈絡開始「美濃黃蝶祭」，皆以社區出發，結合當地文化、議題和需求，開展出台灣里山的長程行動。而在尋得當地特色後，如何或是藉由政府補助培植、或是如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轉型成自給自足的社會企業，帶動出社群經濟效應，亦是里山實際實踐生產地景方式的討論重點。此討論亦延續到下午客委會主委鍾永豐和台南市副市長曾旭正，關於藝術介入/引入社區的經驗辯證，討論社區需求、藝術目的和資源取得後的各種可能。

實際走過：地景——藝術研討會收尾於「里山地景藝術巡禮」。雖然礙於時間只能驅車前往兩個藝術點，但藉由美濃文史生態工作者隨車，於往返車程中對美濃有了基本認識；又經由藝術家林純用在客家文物館，及羅元鴻在鍾理和紀念園區的介紹，走訪認識了他們以美濃生活為出發的創作經驗，以及作品背後和人群與環境的互動故事，確實看見於大地藝術經驗後，屬於台灣自身的藝術里山軌跡。是以也以某種自身行動，看見了里山地景藝術研討會。